

# 历史决定论中不可回避的四个矛盾问题研究述评\*

万丽华<sup>1</sup>, 龚培河<sup>2</sup>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社科处;2.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44)

**摘要:**历史决定论有四个矛盾问题不可回避: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关系问题、认识与被认识之间的“俄狄浦斯效应”问题、历史多层次交错运动与历史规律线式制约性问题、“可能性空间”说的横向制约机制与历史规律历时态运动问题。这四个矛盾问题揭示出历史决定论研究存在深层上的瓶颈。历史规律要探索新的进路,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历史运动以偶然性为表现形式;二是主观揭示出来的历史规律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是客观自在在历史规律所支配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三是人的能动性实践活动是不断生成新历史的唯一理由。

**关键词:**历史决定论;矛盾;必然性;能动性;历史规律

**中图分类号:**B0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4)02-0001-06

该不该存在“历史决定论”这一提法?或者说,历史决定论是否已经失去了研究的必要性?这是没有被明确提出来却显然存在着的疑问。其实,存在这样疑问的症结,是因为历史决定论一直不能完全走出机械决定论或者历史目的论、宿命论的阴影。我们一直不能以彻底的辩证法精神解释历史规律的生成和运行机制,造成历史决定论“长于史、短于事”现象——只能以长镜头远景考察抽象的历史轨迹来证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一旦近景聚焦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上,由于情节过程中的主观性、偶然性,历史规律就难以发挥解释力了。本文概括出历史决定论研究中的四大矛盾问

题,并在分析过程中对历史规律及其制约性提出了新的见解。

## 一、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坚持历史决定论,一直存在这样一个逻辑悖论:既然历史的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人的意志的努力对于历史的进程便无能为力,也无所作为;努力也罢,不努力也罢,都是毫无意义的和不起作用的。但事实却又大谬不然。这个悖论所指的就是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问题是哲学

\* [收稿日期]2014-01-07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3CKS003)“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步性研究”;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0YJC710053);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09YJC710031)

[作者简介]万丽华(1976—),女,哈尔滨五常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社科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龚培河(1970—),男,河北承德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最为根本而又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涉及规律对历史的绝对支配作用和人的活动中的自由选择之间的逻辑悖论问题。

对于历史决定论中的这个问题,从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列宁到托洛茨基、布哈林,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给出合理解释。尽管他们重视历史人物的能动作用和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但同时由于认为经济(生产力)发展对历史进程具有直接的决定性,始终摆脱不了实体性哲学解释范式的逻辑困境。例如,普列汉诺夫采用了两分法解释历史事件:一方面通过分析个人主观得失对历史事件影响来验证历史经验;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归根到底,一切都还是决定于社会发展进程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sup>[1]369</sup>来体现唯物史观立场,但关键是这两个方面如何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统一起来,他没有给出合理解释。还比如,托洛茨基承认历史事变具有历史人物的个性痕迹,但是,他认为历史人物的个性只限于在比较不重要的变化上才有意义,而对于重大的历史变革,则决定于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正如一个蒸汽锤能把无论是方铁或圆铁压成了钢板,在过分巨大而无可抵御的事变的打击下,任何阻力都被压得粉碎,而个性之间的界限将完全消失。”<sup>[2]93</sup>他的观点虽然能够解释沙皇俄国爆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但却难以解释这场革命最终的发展方向是如何打上列宁个人烙印的。

斯大林时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研究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片面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人的能动性在逻辑上被否定了,难以回答历史经验追问。例如,悉尼·胡克在批判历史决定论时,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希特勒上台是不是德国社会的客观需要?若是,为什么世界还要反对这个“不可避免的”客观需要?若不是,为什么希特勒能上台,而德国社会真正所需要的却没有出现?当底比斯和其他城市被亚历山大蹂躏得几乎成为废墟时,这里的群众会认为他们的社会客观需要就是为英雄人物提供杀戮和破坏的吗?<sup>[3]54-55</sup>显然,传统认识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当前,一般认为“可能性空间”说能解释这个问题。它把人的能动性置于由历史必然性设定的

空间之内,正如被塞进火车中的旅客,横竖注定会被拉向远方,在逻辑上,使人创造历史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带上宿命论阴影。另一种新兴的观点是引入复杂性科学中的混沌理论,但目前还存在这样的疑问:混沌理论中的无序与有序的关系等同于由人的能动性勾勒出来的历史现象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吗?前者是两种运动状态转换关系,后者则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功能构成关系,两者形似但实不同。

直到今天,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中一个“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和前沿性的问题”<sup>[4]</sup>。王南湜认为,历史规律所具有的因果逻辑必然性,决定了只能存在于理论世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都不能合理地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问题”<sup>[5]</sup>。尽管这引起了争论,但反驳他的观点都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 二、认识与被认识之间的“俄狄浦斯效应”问题

我们没有揭示出历史规律的时候,它对历史进程自在地发挥制约作用,“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我们揭示出历史规律的时候,它对历史进程仍然自在地发挥制约作用,“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sup>[6]101</sup>。问题是,与认识自然规律不同,我们不是站在历史过程的外面去观察、认识、研究、发现并最终证明历史规律的,相反,我们置身于规律作用之中认识规律,我们对历史规律的实践探索过程不可能不对历史规律的制约作用产生影响。“正像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遵循的外来的规律而同现实世界相对立。”<sup>[7]378</sup>

我们所认识的历史规律一旦对社会未来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就会陷入波普尔提及的“俄狄浦斯效应”悖论之中。也就是说,通过我们所认识的历史规律进行历史预测,会通过预言的方式影响人们社会实践活动,进而干预历史运动,使之带上主观意志性,这与历史规律客观支配历史进程的观点自相矛盾。例如,马克思揭示出历史规律,

由此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这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直接的理论指导和精神鼓舞作用。那么,对于20世纪出现的国际共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观干预的结果还是历史规律客观制约的结果?若是前者,则违背了历史决定论原则;若是后者,则不符合历史经验。

当前主要从历史预测性方面着眼反驳“俄狄浦斯效应”问题,实际上没有抓住要害。波普尔提出的这个悖论关键在于预测对预测自身的影响力上,也就是预测一旦对预测对象产生影响,就无法保证预测的客观准确性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者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悖论:不承认、不认识历史规律,不是历史决定论者;承认并认识历史规律,就会破坏历史规律的客观支配作用,从而违反是历史决定论原则。正如要验证死亡的感受,真正死亡的人不会说出这种感受,能说出这种感受的人没有真正死亡。

在社会实践中,这个悖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会随着历史进步逐渐显现出来。因为人们努力探索历史规律的目的就是要强化对历史进程的积极自觉性干预,这种自觉性干预必然会随着人们认识历史规律的深刻性、普遍性和掌握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如果按着恩格斯预言,未来社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sup>[7]634</sup>也就是历史规律已经完全被人们主观掌握并积极应用到社会实践中,意味着客观自在的历史规律对历史进程的支配作用彻底打上人们自觉意识的烙印,那时,已经不存在历史规律自发支配历史进程的状态了。只要社会发展在逻辑上能够达到这种状态,就说明历史规律直接客观预定历史进程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总之,历史规律不仅存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别,重要的是,我们主观认识到的历史规律与客观自在的历史规律之间不仅是简单的反映被反映的静态关系,而是具有更实在的相关性。抽象地说,就是反映即是被反映的互动关系,或者说认识就是被认识的一部分。正如作画者就是画中人一

样,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剧中人,探索以及应用历史规律的过程就是创造历史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受到自在的历史规律客观制约的过程。在考察二者关系时,设定未被主观历史规律干预的“原初”历史发展状态是不现实的,因为一旦我们开始探索历史规律,不管它是不是对客观自在的历史规律的准确反映,这个探索过程就已经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了,自在历史规律不可避免地就会以这个被影响之后的历史发展状态为客观作用对象。而那个所谓的“原初”历史发展状态不过是观念上的假设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问题是,当历史规律完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历史规律如何保持对历史进程客观制约作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必须合理解释这个问题。

### 三、历史多层次交错运动与历史规律线式制约的矛盾

历史规律所体现出来的前因后果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唯一性,因此,在前后环节上不允许出现复合运动形式。那就意味着,在历史规律制约下,历史运动也应该是线式的递进过程。但是,现实的历史运动却相反。从历史经验上看,历史运动是多种因素复合构成的,“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sup>[8]732</sup>而历史纵向展开时,也不是一般理论所设定的那样是一个均质化线式延伸出去的过程,往往是由多重历史事件内外叠加、前后交错运动的结果。

这就使得在历史规律与历史规律制约下的历史运动之间出现了“一条线对应一大片”的逻辑矛盾:历史规律线式支配历史进程,而历史进程却是通过多层次交错运动表现出来。

有人提出统计规律说,认为历史规律就是历史偶然现象的重复性反映出来的概率分布趋势,是不是可以解释这个矛盾问题呢?统计学方法不失为揭示历史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但它只是一种表层意义上的数据归纳,没有触及事物内部的制约机制问题,虽然能够从“一大片”的历史现象中得到“一条线”似的历史规律,反过来,却难以

解释“一条线”通过什么方式来制约“一大片”的问题。

从逻辑上说,应该是“一个规律制约一条线”“多个规律制约多条线(一大片)”,而不是“一个规律制约多条线(一大片)”。既然历史运动是多层次的,相应地起到支配作用的必然性(规律)也应该是多个。事实上,在经济领域,人们已经总结出很多具体规律。恩格斯就曾指出,价值规律之所以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sup>[8]745</sup>。

问题是,如果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那么最终对整个历史进程发挥制约作用的规律只能归结为一个。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总是像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sup>[8]697</sup>那么,制约历史运动的规律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

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历史运动中的规律不是一层含义,而是两层含义:一是从现实条件出发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发挥作用的各种具体规律,如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规律等;一是以历史整体为根据贯穿整个历史进程的逻辑规律,也就是我们研究的历史规律。历史运动中客观规律的两层性,正是历史进程双重性的反映:从近镜头看,历史面貌呈现出空间上的多面重叠性,里面包含着各种形式的具体规律,根据条件变化各自发挥着制约作用;而从远镜头看,整个历史进程在纵向上呈现出来的却是由“总的合力”推动着的复合统一体,里面发挥支配作用的是单一的历史规律。

这就是说,历史规律是以囫圇一个整体的历史运动状态为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舞台,不管人们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不管历史如何曲折发展,历史规律制约性都是以此为出场的理由,因此,无论历史怎样打上人的主观意志烙印,都不会“违背”历史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规律才“能够把一切‘特例’和‘变异形态’纳入自己的解释范围之内”<sup>[9]46</sup>。

这样虽然可以使历史决定论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新问题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历史规律制约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

#### 四、“可能性空间”说的横向制约机制与历史规律历时态运动特征的困境

当前探讨历史规律的制约性,大多不是沿着历史进程纵向历时态看问题,而是着眼静态的历史的横切面,试图找到普适性的制约机制,如此获得的解释理由不可避免地把历史视为是一个同质延伸出去的运动过程,这摆脱不掉历史机械决定论嫌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可能性空间”说。这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解释范式,在批驳波普尔的热潮中曾作为主要理论根据,目前,仍然广泛流行。按着这种解释,历史规律的展开不是一个实心的轴线,而是一个筒形的轴体,不是历史进程把历史规律包含在自己里面,而是历史规律把历史进程限定在自己里面,不是“现实的具体条件”影响历史趋势并进而影响历史规律的制约性,而是历史规律“凌驾”于“现实的具体条件”之上使之只能影响历史趋势。这样解释开来,在逻辑上,历史规律不仅拥有了凌驾于历史进程之上的“地位”,而且还为主体选择性预置了“可能性空间”,使历史演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根据“现有的具体条件”表现出选择性,在整体上却在宿命论中展开。如果在历史展开时刻,历史规律已经为历史进程规定了一个运行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规定就像是一列火车,不管人的能动性如何发挥,被禁锢在里面的旅客横竖都被拉向远方;但在“空间”里面,人的能动性又失去了历史规律的制约,只受到现实条件制约,而条件性制约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补偿而被有限超越的,这样,就等于人在牢笼里做了神仙。

历史在绽放时刻并不存在多种可能性,不管是笑谈百年,还是遗恨千古,历史事件只要这样发生了,就意味着只有这一种可能性展开了历史画卷。因为在历史的舞台上没有彩排、没有预演,历史的“合力”运动到哪里,历史就在哪里展开。历史没有假设,顺畅和扭曲、理性和荒谬,都是历史运动所具有的特性。尚未变成现实的历史终究不是历史,而已经变成现实的历史则不会从头再来。因此,历史规律就只能通过这一种已经现实化的可能性发挥它的制约作用,而不会把那种理论上的可能性集合囊括其中。

我们之所以感觉横向存在的“可能性空间”说有道理,是因为对客观形势的主观判断往往成为转向现实性的先导,也就是人们在评估几种可能性中追求其中的一种可能性来从事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而有的时候历史确实就是这样展开的。但是,从本质上说,人们对历史发展趋势的主观判断与能动选择是一码事,历史如何真实表现出来是另一码事。尚未变成现实的历史终究不是历史,二者虽然密切联系但毕竟不是同一的。历史真实表现出来的发展道路未必是人们当初判断的多种可能性的一种,很可能是“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sup>[8]697</sup>。因为人们对历史发展趋势的主观判断与能动选择难免会出现相互对立的情况,历史只有通过“合力”,也就是通过彼此博弈才能变成现实。

### 五、建议:历史决定论未来出路

这四个矛盾问题深层次揭示出历史决定论研究存在着不能回避的瓶颈问题,说明要探讨历史规律问题,首先必须满足这样三个条件:

一是历史运动以偶然性为表现形式,不要试图在历史发展趋势中直接考察必然性要素。“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sup>[8]732-733</sup>

二是由于主观揭示出来的历史规律及其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本是客观自在历史规律所支配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因此,也应该纳入问题中来,成为揭示历史规律作用机制的根据之一。恰似身在庐山识庐山一样,赏庐山的人本身也必须算在“庐山真面目”之中。

三是人的能动性实践活动是历史从既定状态“活”起来、不断生成新历史的唯一理由,因为整个历史运动过程“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规律就是人的能动性在实践活动过程中自我调适、自我纠正的能力的客观表现,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sup>[7]643</sup>。历史规律必须在人的能动性基础上说明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是把二者并列起来视为规定历史运动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

显然,按着历史决定论的传统认识,历史规律预定历史进程、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打上必然性烙印,是不可能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历史决定论要走出困境,必须以辩证法的精神,创新思路。

在历史展开时刻,本没有什么神秘的制约力量强加给历史进程,一切客观制约性都源于人们追寻着目的性的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恰似买高不买低的规律仅仅产生于并作用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炒股者们身上一样,从某种意义上看,历史规律之所以存在并发挥作用也是源于创造历史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sup>[8]697</sup>。虽然以偶然性为表现形式的历史运动逐渐展开的同时,历史规律也在展开,但是当这种偶然性表现形式与历史规律贯彻之间的摩擦尚未成为十足的阻力的时候,历史规律将不会“出场”,历史偶然性可以身姿尽展。只有当偶然性把历史运动的轨迹引向某一个必要的限度之外,使之完全变成了历史规律贯彻的阻力,到那时,“为了不至于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不是通过主动的改革调整,就是借助被动的暴力革命,人们“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sup>[8]697</sup>,历史规律的制约性才表现出来,历史必然性才露出庐山面目。

这就是说,历史规律制约性不会“永恒在场”,而是“不断出场”——历史运动的偶然性一旦超越它允许的“空间”范围,它就会出场,宣布历史必然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波动性不仅不是意外,反而是历史规律制约性表现出来的时候。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也许是历史决定论探索的未来路径。

### 【参考文献】

- [1]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1.
- [2]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M].北京:春燕出版社,1948.
- [3] 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M].王清彬,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杨耕.历史决定论:历史的考察和现状的分析[J].求是学刊,2002(6).

[5] 王南湜.我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J].学术月刊,2006(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朱德东)

##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Unavoidable Four Contradictions in Historic Decision Theory

WAN Li-hua<sup>1</sup>, GONG Pei-he<sup>2</sup>

(1.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unavoidable four contradictions in historic decision theory such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istoric law and human kinetic role, “Oedipus Effect”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being recogniz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istoric multiplayer overlapping movement and historic law linear restriction,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orizontal restriction mechanism of “possible space” and historic law tense movement, these four contradictions reveal that there is the bottleneck at deep level about historic decision theory research. Historic law needs to explore new path, and three conditions must be satisfied such as taking occasionality as the expressing form of historic movement,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 laws revealed subjectively on social practice being a part of historic process supported by objective and natural historic laws, and human kinetic practical activity being only the reason for continuously generating new history.

**Key words:** historic decision theory; contradiction; necessity; activity; historic law